



说起近两年仙逝的刘旦宅、周汝昌两位大师，都会想到他们曾经合作过的一本画册：《石头记人物画》。这本画册也成为他们各自的代表作流传后世。

画册初版于 1979 年 5 月，售价 2.3 元，印数达 11 万册，由刘旦宅绘画，周汝昌配诗，共计四十幅画四十首诗。两位大师当时正值盛年，以各自所长挥斥方遒，可谓珠联璧合。郭沫若先生为画册题写书名，天津书



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旧书店里还能觅到它的踪影。不过，我藏有的《石头记人物画》得之于父亲徐开奎，独一无二，因为画册上写有周汝昌、刘旦宅两位先生的亲笔题词。这当中与我父亲的文学活动有很大的关系。

1979 年 5 月画册出版，周汝昌先生 7 月才拿到一本样书，所以他在扉页上写下了“一九七九、七、廿六，己未闰六初三，始得样书，汝昌记”的字句。是年夏天，父亲赴京访

珠联璧合长相忆

◆ 徐 红

问冰心、叶圣陶、曹禺等先生，在周先生府上，周先生慨然将唯一的样书送予父亲，并且题词曰：“开奎同志兄到京来晤，因此书尚无副本，遂以‘自存’之册奉贻。亦一段故事也。汝昌记。汝昌自存本。己未夏日。”周先生因有目疾，题词写满整张衬纸，却洒脱而有法度。周汝昌与父亲本已熟稔，常有书信和文稿往来。这一年的 3 月 21 日，父亲在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副刊发表了《<红楼梦>研究的题外话》一文，好评如潮，叶圣陶、魏绍昌、周汝昌、徐恭时等纷纷来信表示赞赏。周先生将“自存本”相赠，其中就隐含着这样一段“红学”研究的情缘。

这一年，父亲马不停蹄地来往于京沪各地，他撰写发表了叶圣陶、曹禺等人的访问记；作为上海代表出席 11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，他出于记者的敏感详尽记录了会议内容。这一年冬天，父亲意犹未尽，他兴致勃勃地携《石头记人物画》造访刘旦宅先生，是年 1

月，刘旦宅在“笔会”副刊连续发表了根据曹禺先生话剧《王昭君》改编的连环画一十四幅。因此，刘先生欣然在画册上题写了“开奎先生得此册好之，当有以教我。”题词虽然是钢笔书写，抑扬顿挫，仍然显出浓厚的书卷气。并且刘旦宅很郑重其事地钤盖了一枚私章。

《石头记人物画》，后来写入父亲的散文中，记叙了他与周汝昌先生的一段友情。也曾经出现在别人描写父亲的文章里，赞叹他的藏书故事丰富有趣。父亲的这本《石头记人物画》，由于他常常把它放在案头枕旁把玩赏读，品相难说完美，却证明了他对此画册超乎寻常的珍爱程度。

《石头记人物画》无疑是出版物的上乘佳作，也是刘旦宅和周汝昌两位先生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精品之作。现在，加上他们的亲笔题词，更如锦上添花。留给我的，还有父亲那一段值得回忆的文学纪事。



人对某些东西发生了一定的兴趣，久而久之就会慢慢地产生了一种热爱，也就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，从而会在其中增长学识，增强对事物的认识度，在有意无意之间，就会珍藏一些东西。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，所以人们对自己所爱，各有各的目的和用途，这也就产生了收藏的多元化。

著名画家江寒汀先生，他生平也好藏一些文物，大多是拿来用的。江寒汀先生认为，真正的好东西，不应藏在深处，而是面对人们。当为大众得到借鉴，提高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鉴赏的水准，充分推动艺术的发展。一日到江圣行家，见圣行在整理其父江寒汀的印章，有一方陈鸿寿刻的章，印面为江郎二字，三面边款，此印章人们较为熟悉，原来藏在她家，江寒汀珍藏。圣行告诉我说：此印也是其父亲用印，实为古为今用。出于好奇，便问圣行，能否见一点其父珍藏的物件，圣行说大多我都见过。她父亲所藏之物基本上都是自己用的，别的并无所藏。说小时候经常随父一起出去玩，看到好的书画，买下挂在家里，不久不是转让了就是送人了。说学到其内涵即可，何必一定要藏着呢，他人喜欢就让他人收藏吧。君子满足他人所好，留在家中也无用，作为一位画家，应把书画收藏在自己的脑海之中，而不是藏在家中。圣行说：这方陈鸿寿的印章也蹊跷，你熟悉的这方印章并不是她家这方印，也就是说此印有两方。她也不知哪方才是真的，不管哪方是真的，对她来说父亲留下的遗物总是最珍贵的，何况是父亲一直在用的，可见其更珍贵了。

江圣行和我谈了一通其父的理念真是高见，是任何的事物在谁的手中，起了什么作用，如无作用的藏，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位保管员。一位收藏的保管员，必须懂得保管，否则可就为难先人了。听了圣行讲其父亲，想我们对藏物的理解相差甚远，要学到藏有所用、藏有所学，这才是真正的收藏。

乡 韵

◆ 常 远

水乡题材的油画作品，是著名画家陈逸飞在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涉猎比较早的一个题材。也是他的创作重要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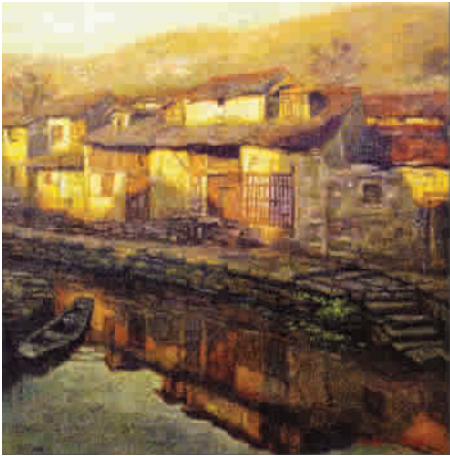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陈逸飞到美国求发展开始，就是从水乡题材着手的，对水乡的四季和风情风貌熟稔，使他很快走出一条具有东方独特情致韵味的水乡油画之路。哈默送邓小平那幅《周庄双桥》油画，使陈逸飞蜚声海内外，同样标志

着他油画作品正式立足国际艺术大舞台。那时一大批批驳除了艳羨就是冷静思考中国油画的发展之路，单学陈逸飞是没有用的，重要是有一颗平常心。

聪明人往往知道怎样进退。纵观陈逸飞留下的创作，会惊奇地发现，什么叫绘画与生俱来，就心静作用的使然。陈逸飞心境平和，凡事能超然明白，路途没有曲折就没有提高。正是这样画油画一样，一笔一笔画，慢慢修改一直到自

己满意为止。

朋友收藏的这幅《夕阳下的水乡》，正是陈逸飞那个时期的代表作，四方形构图静谧含蓄，实现他对水乡风貌的诠释。朦胧中不失细节的刻画，取景不繁琐却韵味十足，河岸边小船静静地停泊，增加丰富了画面层次感。确实只有高手才能画出如此典雅风光无限的佳作来，看得陈逸飞技高一筹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根基，好的画让人一看就怦然心动。



◆ 李 丹

在自家祖屋处的意韵了。

我小心翼翼地抹去笔架上堆积的灰尘，笔架品相完好，包浆醇厚，重约 120 克，长约 10 厘米，通体红铜，浓抹淡施、造型精美。三个大小不一的松果，间隔排列于粗细有致、错落复杂的“枝榧”上，体如垒塔的松果，刻意求工、层次分明，再加上高翘的“枝头”，更显得笔架多了几分精致细腻，使人感到美不可言。我迫不



小物件。好奇心驱使着我向它靠拢，我定睛细看，喜出望外，好一件松果笔架，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、也大有众里寻它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宝却

清代仿生松果红铜笔架

一直对松果情有独钟，它们形如垒塔、片如鱼鳞、层层叠叠，格外的漂亮可人。自从喜欢上收藏之后，我便处处留心带有松果的古时制品，希望不同性状的松果能为书房增添一抹别样的情调。

与清代仿生松果红铜笔架的邂逅，要缘于一次巧合。老家的祖屋最终没能逃过城中村改造，母亲刻意打来电话，叮嘱我得闲时回去探望帮忙。在那挤满忙碌身影的改造场地，太阳干涸着每个人的鲜血，无奈占据了每个人的心灵。

按照母亲的吩咐，我与表哥一同将挂于祠堂正门的牌匾取下，当我正准备折回身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放置牌匾的石墩后面，夹放着一个

康熙白地五彩牡丹纹观音瓶

◆ 许云琴



康熙在位长达六十一年之久。他振兴产业，奖励学术、艺术，对于瓷业生产亦投入不少心血。据史载，当时景德镇有御窑五十八座，与民窑合计不下三千余，窑火可谓旺矣，烧造出后人啧啧称道的官窑与民窑“康熙瓷”精品。

这是一件“康熙瓷”白地五彩牡丹观音瓶。高 29.5cm，口径 8.3cm，底足 7.5cm。观音瓶是康熙时期流行的典型器。口侈、肩宽，自肩以下逐渐收敛，至底外撇，形似观音菩萨手中的净水瓶而得名。烧制白地五彩，先在

器物瓷坯上施上白色地釉，进窑高温烘烧，出窑后在白色地釉上以红色为主体，另配以黄色、紫色等彩绘画，再装窑不低于 800℃烘烧。炉温较高，彩釉融化充分，釉层较厚、透明度较好，光的反射较强，因此彩釉给人较硬的感觉。与后来雍正朝烧制的粉彩相比较，“康熙五彩”称之为“硬彩”，雍正及后来烧制的粉彩为“软彩”。康熙五彩瓷地釉除白色外，尚有黄、黑、绿、洒蓝等多种色地的五彩瓷。

此瓶纹饰，在白色地釉上绘整株盛开的牡丹，彤红的花在翠绿的

枝叶映衬下十分张扬，勃勃生机、格外娇艳。三月春风，牡丹总领群芳光顾人间。唐代诗人有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“此时逢国色，何处觅天香”等佳句，表达人们对牡丹花的喜爱。自元明直到现在，景德镇生产的瓷器，牡丹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图案纹样，它象征富贵、吉祥、美丽、喜庆等祥瑞的寓意。据专家研究，不同时代，牡丹花和枝叶画法各有不同的时代风格，成了瓷器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。仔细观赏，此瓶牡丹花形饱满、花

瓣肥润，粉红渐至深红过渡自然，枝叶繁茂，大红大绿于一器，色彩搭配大胆张扬而不俗气，画风格调与康熙盛世时代特征颇为吻合。

整瓶器型敦厚规整，从侧面看，彩釉周围有一层闪亮的“蛤蜊光”，瓷胎致密细白，断面如糯米糕，手感较重。底釉较白，瓶肩接痕明显，有明瓷遗风。底足为二层台底，青花双圈底款，圈足底边有折口，足墙直，足端有斑块残缺现象，且有似枇杷的浅黄色“火石红”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遗存民间的康熙瓷日见稀少，渐成凤毛麟角，不要说官窑，连民窑也难得一见。我所以推荐这件康熙白地五彩观音瓶，乐于与藏友分享欣赏康熙瓷珍品的快乐。